

楊孫西博士是福建人，喜歡以茶會友，在他的香江國際大廈四樓設有茶座，背景一副對聯：「墨蘭盈幅宣德紙，清茗一杯成化窩」，落款「戊子選堂」，是國學大師饒宗頤的墨寶，這副對聯出自清代著名書畫家鄭板橋的「墨蘭數枝宣德紙，苦茗一杯成化窩」，苦茗變清茗，切合楊先生設茶座之心境。

上月筆者和幾位傳媒朋友應邀和楊先生茶敘，主人家楊莉瑤Juliana招呼大家在大廳一張長枱坐下，一邊品茗，一邊聽楊先生介紹他的一項人生大計。

大廳正在舉辦由Juliana一手策劃的「壺承香茗·人乘志情——香江會：滙天下珍藏茶具展，賀楊孫西博士米壽」，展出楊老先生數十年來收藏的幾百盞各式茶壺，有古代有現代、有中式有西式，有紫砂壺，也有金屬材料製成，有的還配上燒水的小炭爐，令人想起「寒夜客來茶當酒，竹爐湯沸火初紅」的情境。楊小姐在展覽前言寫道：「茶具，融合了宗教、哲學、倫理、美學於一體，是器以載道的完美體現」，舉辦這個茶具展「以此表我對中國當代傑出茶人楊孫西博士的敬孝」。以推廣茶文化的方式來表達孝敬之意，別出心裁。茶過三杯，楊孫西緩緩說道，他少小離家，從福建石獅來到香港，做生意半個世紀走南闖北，一直保持閩南人愛喝茶的習慣，也喜歡收藏各種茶壺茶具，不論年代不看產地，不管中式西式，也不問有沒有收藏價值，見到喜歡的就買下來，長年累月，積累數以百件茶壺茶具。「我今年八十八歲，已經退休啦」，楊先生透露，正在家鄉石獅修建一座私人博物館，打算將他的



▲以茶會友。

資料圖片

各種收藏，包括以前開設紡織製衣廠接單製作各式男女服裝的樣品、歷年收集的名人字畫、古玩、茶具等等，都送到家鄉公開展出。「你們現在看到的這些茶壺，在這裏展出之後，全部會被送到石獅。大約明年這個博物館就可以全部落成。歡迎你們到泉州玩，順便到石獅來參觀」，楊先生雖然聲音不大，但臉上難掩喜悅之情。

楊孫西早已是功成名就。他由打工仔到白手起家創立香江集團，建立一個分布本港、內地和海外，業務多元化的生意版圖，九十年代獨具慧眼進軍北京房地產，令他的事業帶到一個更高層次。楊孫西曾任多個重要公職和社會

職務，在擔任中華廠商會會長期間，帶領港商進軍內地，為推動香港與內地的製造業合作貢獻良多。他曾任多屆全國政協委員和常委，榮獲特區政府頒授大紫荊勳章，他的故事，就是「用艱辛努力寫下那不朽香江名句」。楊孫西在福建同鄉社團德高望重備受尊崇，影響力舉足輕重，這固然離不開他的創富成就，更主要是他的謙謙君子的儒雅風度。經商之餘，楊孫西在書法和攝影藝術方面的造詣甚深，自成一家。

慶祝米壽之際，楊老先生考慮如何安置他的收藏品，想到了家鄉福建石獅，這是一種揮之不去的故園情懷。有道是獨樂樂不如眾樂樂，讓家鄉親友年輕一代分享古今中外茶具之美，增添各種茶具的知識，藉此推廣茶文化，還可以為家鄉增加一處人文景觀，可謂一舉多得。「其實我並不真正了解每一隻茶壺的來歷和出處，更不清楚這些茶壺真正的價值，但只要來看的人覺得有意思，我就滿足了」。楊老先生補充說。

不少成功人士喜歡收藏，名人字畫、各種古玩、郵票、圖書、茶具、名錶、照相機，甚至古董車、遊艇等等，都有人收藏，但到了老年之後，如何安置這些收藏品，常常成為一個難題。老一輩辛辛苦苦收集起來的心頭好，下一代卻不一定喜歡，甚至可能覺得佔地方或添麻煩，拿去變賣套現或者送人還好，最慘是當作垃圾丟掉。老人家趁自己頭腦清醒，對收藏品做妥善安排，實在是明智之舉。楊孫西先生的做法既能將收藏品傳承下去，又可嘉惠家鄉，真是用心良苦，值得敬佩。

一片冰心在玉壺



維港看雲 郭一鳴

來德國吃不吃豬肘



柏林漫言 余逾

大名在外的德國大豬肘，早已成為來德國旅遊的遊客們必打卡的食物之一。然而，真正覺得它好吃的人並不多。最近接待了幾波來柏林遊玩的朋友，來之前點名一定要吃德國豬肘，吃完以後連連搖頭。這讓我有點困惑——以後，到底要不要帶遊客朋友吃豬肘呢？

柏林吃豬肘的餐館大致分為兩種，一種是特別有「遊客」和「打卡」氛圍的餐館，大多位於景點周邊；另一種則是藏在街角巷尾低調的老字號小酒館。前者一般規模較大，動輒可以接納上百人同時用餐，室內室外酒館花園都是老巴伐利亞風格。豬肘其實並不算是德國北部或者柏林的特色餐食，而是德國南部巴伐利亞地區的傳統特餐。除了裝修，所有的店員都會身穿名為Dirndl的民族服裝，還會有現場樂隊和伴舞，再加上人群中時不時高舉的大杯啤酒，好一番熱鬧的場景。

老字號小酒館則是另一番景象。擠擠攘攘的小酒館裏，每一個座位幾乎都背靠背，木頭桌子椅子油亮亮的甚至有了「包漿」。牆上掛着的老照片也發黃得有點看不清了，甚至還有一二十年前餐館獲獎的證書。時常會看到德國老兩口或者三五成群的老頭圍坐在一張小小的桌子面

前，喝酒吃肉聊着天。我們曾看到一對老兩口在隔壁桌吃完飯，兩個人點了一模一樣的酒和主食，隻言片語地說着話，安靜地享受他們喜愛的美食。如此的小酒館顯得格外溫馨，也是另外一種「熱鬧」。

就菜式來說，最受遊客歡迎的必然是大豬肘。吃不吃得下和好不好吃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當然是要「打卡」拍照。面前一大盤豬肘，人們手拿着帶着鋸齒的餐刀，做出一副使出吃奶的勁兒切肉的樣子。連店員都早已熟知拍照時橫着拍一張，再要豎着拍一張，便於在社交媒體上發布。餐館裏的傳統裝飾可謂每一個角落精心布置到位，連廁所也不例外。再加上民族服飾和現場樂隊以及伴舞，客人們手中的相機根本捨不得放下，一直在拍照。而面前的豬肘，往往簡單吃兩口，作罷。

老字號小餐館裏點豬肘的是少數，人們更喜歡容易切又容易吃的豬扒和香腸，或者是不太算是德國傳統菜式的紅酒牛肉。它們的分量相對小，輕輕鬆鬆切成小塊，入口即化，喝點小酒，好不愜意。那次偶遇隔壁桌的德國大爺喝高興了跟我侃侃而談，說到豬肘他直擺手，神秘地跟我說：「德國最好吃的，其實是巴伐利亞的柏樹熏魚。那種熏香又油浸絲滑的口感，太棒了。」

我好像無意中得到了一個天大的德國飲食秘笈，一定要找機會試一試這個傳說中的柏樹熏魚。



繽紛華夏 王燕婷

我游說着兩小侄女，試試眼前熱騰騰的牦牛火鍋。自小生活在香港的她們，聞到濃烈的牦牛肉味道，快速移到隔壁桌上。她們最初啥都不吃，直到耐心的女店家，把牛肉餅說成牛肉披薩，酥油茶說成印度奶茶，這才勉強接受。

對於此次出行，小侄女們初時有所抱怨。初來乍到，便在旅館裏，莫名其妙地頭痛、乾嘔。累、冷、餓交織，再加上躲不過的高原反應，一個個只能裹緊棉被，體會孫悟空被戴上緊箍咒的感覺。老大阿貝的身體素質明顯比老二阿妍要好很多。她在很短時間裏便調整過來，端茶倒水照顧妹妹。可憐的阿妍足足折騰了五六個鐘才緩過勁來。等到肚子餓了，卻又發現這裏的食物品種單調，處處充斥着酥油茶與牦牛肉的味道，油膩的氣息混合在空氣中，依附在每一個角落裏。

香格里拉一千三百多年歷史的獨克宗古城裏，來到小巷拐角有家火鍋店，那是旅館的老闆極力推薦的。店外兩層樓高的覆鉢式的白塔聳立着，四方形的基座下面嵌着漂亮的金色轉經筒。木製結構的小屋，洋溢着多彩的藏家風情。藍白相間的刺繡門簾，紅綠交織的經幡，繞着屋角與橫樑。牆上掛着唐卡畫和酥油花圖案的掛毯。一曲輕快的藏族歌曲迴繞在房子裏，女歌手的聲音敞亮而歡愉，像極了這裏明媚而低垂的藍天。

點的牦牛火鍋還沒上來。一本詩集——《一個雪域女子的詩性表達》，發了黃，邊角有些捲曲，靜靜躺在近旁簡易的書架上。牧場、雪山、草地，藏葵、牦牛、羊群，經幡、瑪尼堆，酥油茶、糌粑，阿媽的銅手鐲、羊皮襖，詩集裏裝着整片的草原。「我生活在地球上最美麗的世外桃源，人世間最罕見的香格里拉。」字裏行間，一番深情，驕傲湧動。書裏的她，穿着彩色的藏袍，

香格里拉



▲納帕海伊拉草原。

資料圖片

懷抱小羊羔，不施脂粉，那是一朵草原上鮮艷的狼毒花。

許多美景若非親眼所見，很難有與之匹配的觸動。在海拔三四千米的彩雲之南，美麗的納帕海伊拉草原，有無數的海子，藍天白雲在天上，也在腳下。那潔淨的白，白得令人暈眩；那純淨的藍，藍得清脆悅耳。悠長緩慢的黃昏，隨處可見小石頭堆起的瑪尼堆旁，老年的婦人三三兩兩手持着轉經筒，口中喃喃頌詞，繞着瑪尼堆一圈一圈地祈福。寧靜的落日餘暉，潑灑在她們虔誠的臉龐，潑灑在一覽無疑的草原。四野炊煙裊裊，人和牛羊的影子被拉得長長的。闊大無垠的空間裏，每個人都更容易看見自己以及別人。

一頭軀體龐大的黑色牦牛，遠離群牛，獨自在草原中央匍匐着。牠的四肢已然無法承受肥碩的身體，只能以跪拜的姿勢將身軀貼緊大地。牠的背脊迎合着遠山，起伏着。背上的牛毛稀疏脫落，裸露出土黃的肌底，犄角劃着流暢的弧線，胸口的鈴鐺和褪了色的綢布花交纏着。牠眼中的淚水氾濫，打濕了長長的睫毛。我竟無法與牠對視，那蒼老而慈悲的眼神裏盛放了遠山與草原。牠在這個草原活過，也終將在這裏死去。

無怪乎這裏的牦牛肉會散發出濃烈的味兒。牠低頭吮吸清盈的泉水，口裏咀嚼甘甜的青草。牠日復一日沐浴在強

烈的高原陽光之下，又在夜晚被月光一遍一遍撫慰過。牠的身上匯聚了這裏的山水日月之精華。

在匆匆而過的現代的都市裏，我們可以很輕易地尋得各種食物的味道。然而就有那麼些味道，猶如彼時店家端出的牦牛肉火鍋。自然而強烈，得一地獨特山水滋養的食材的味道，卻是極缺乏的。許多的食材大多要經過長途顛簸才能到達城市裏。在顛簸的途中無論如何多少會失卻原來的味道。然後再經過加工，各種香料按照比例配置。於是，最後雜糅成一種圓潤的沒有稜角的味道。

生長在城市的孩子，顯然更喜歡這種加工過的，糅合了各種氣息，不辨原處的味道。漸漸地，這樣的味道成了所有城市共通的味道。相同的建築，連鎖的商店、食肆。如果有一天，她們長大了，離開她們所在的城市，她們還會不會有太多對於一個所在的執念。她們想念的味道其實可以輕而易舉在另一個城市尋得，簡單地得到複製。而唯有深入骨血的味道，才經得起歲月的顛簸與侵蝕。

侄女們最終倒也沒有抗拒那一鍋的牦牛肉，就像榴槤，氣味遮掩下還有入口的另一方香甜。

最後，女詩人的詩集的背面，我們看到了一行字：香格里拉——心中的日月。

輕舟已過萬重山



如是我見 文秉懿

古代騷人墨客，徜徉山水之間，物色相召，往往文思盈溢，賦詩以記事、寫物、言志。我並無詩才，遊山玩水之際，作不了詩，頂多想到讀過的名作。這一回到了貴陽，跟隨朋友遊覽名勝，其中一個項目是乘船遊河。登船時瞥見周圍景色，只有山和水，並無人工景物，頗為合意。不知怎的，船才起行，我立即想到李白的《早發白帝城》。

其實在時間、地點和動物方面，現實情境和詩的內容對不上，只有「輕舟已過萬重山」尚算配合。我們搭乘的是一艘小型船，也屬於「輕舟」。船有兩層，下面是狹隘的船艙，上面是甲板，載客上限十五人。電影中多次出現這個畫面：一葉輕舟浮在煙霧飄飄的江河之上，有白鬍公搖櫓，小舟

緩緩前進。一個半仙半人的文人或是俠客，筆直站着，與大自然渾然一體。我們只管談天和拍照，似乎辜負了這番景色。

船艙是困不住人的，所有乘客都登上上層。有風，是輕巧得幾乎被人忽略的風，你得安靜下來，才可以隱約感受到空氣流動。這風的力量恰到好處，不會把頭髮吹得散亂，也不會把人遺棄在熱氣裏。與海風不同，河風不帶鹹腥氣味，卻洗滌人心。河水乾淨，水鳥輕盈掠過，不發聲響。水面平靜，不興水波。船雖然小，徐徐而行，步履倒也穩重，人在船上，覺得安心。

河流兩岸是山，都是山，只有山，一座緊挨着一座，綿延不斷。船向前駛，經過一山，又是一山，始終是山，果然是「輕舟已過萬重山」。山都是懸崖，直挺挺的矗立河畔，與水面形成九十度的角度。放眼看去，像是無數勇猛的戰士鎮守河邊。如此險惡的勢頭，令人望而生畏。山的垂直面呈現灰白

色，乾巴巴的，光禿禿的，偶爾有一兩個細小的範圍長出翠綠，難能可貴。大概是山形直立的緣故，承接不住雨水，以致泥土乾枯，長不出草木。正直不屈的，不論是人是山，都沾不上油水。山的紋理特別，一條又一條白色的、粗壯的直線，由上而下，刻鏤其上，特別搶眼。我正好好奇這些痕跡如何形成，朋友提出一個想法：仙人飛升山水之間，以劍在山石上刻字作畫，萬年之後，形成今日形態。這是何等放任的境界。她說話時一臉認真，像老人述說掌故。想不到她的思想竟然壯闊起來，編寫出這一幕。由此證明，人置身大自然，可以天馬行空。

船駛到一處，往前看不到水，應該是河道拐彎的地方。我以為船還要往前駛去，可能要進入一番新景色。豈料船到這裏就掉頭，回去起點，旅程結束，有點掃興。

這次水上旅遊短暫，期待有機會與江河續緣。

「金字塔之巔」



市井萬象

「金字塔之巔：古埃及文明大展」正在上海博物館人民廣場館舉行。展覽分為「法老的國度」「薩卡拉的秘密」「圖坦卡蒙的時代」三個版塊，匯集七百八十八件古埃及不同時期的珍貴文物，其中多數文物是首次來到亞洲。

中新社